

外婆

□孟远策

又是一个秋天，走在学校的石砖路上，桂花甜甜的香气扑鼻而来。脑海中不由地思考起桂花的一百种吃法，桂花炒年糕、桂花圆子羹、桂花酱……不知怎么的，我忽然就想起外婆了。她还好吗？

总感觉外婆这个词似乎和美食有种必然的联系。在好多人童年里，都有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厨，会微笑着从厨房氤氲的蒸气中走出来，带着食物特有的香味。

我的外婆自然也不能完全免俗。在吃上，她就是十个十足的宝藏。

我最喜欢吃她做的红烧肉，“十一”回家一趟，也不忘用保温杯带一罐走。她从来不用高压锅，而是坚持用一只小锅慢慢炖，耐心地等待着酱油的棕色浸满五花肉的每一部分，等待着它们渐渐拥有最漂亮的色泽。出锅时，香气漫溢开来，充满整个客厅。夹一块尝尝，五花肉仍是有嚼劲的，口感恰到好处，可谓色香味俱全。高中时，我曾用保温杯带这道菜去学校，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赞赏。除了外婆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出这种味道。

外婆做的糖醋排骨则是母亲的最爱。新炸出来的排骨倒上独家调配的酸酸甜甜的糖醋酱，简直好吃到让人难以置信。她还喜欢做手工豆腐，因此我家周日大清早总会响起破壁机那响亮的嗡嗡声，一直到中午，这项工程才能完工，而晚上的菜品里就会出现备受家里人喜爱的外婆牌纯手工豆腐。当然不能不提她自己发面做的生煎包和各式馒头，松松软软的面皮包裹着充足的馅料，一口下去绝对让人满足。她可算得上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，对于做饭极富实践创新精神，不论是听姐妹那里听来的，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烧法，都会认真地记录下来，再找时间进入厨房一试。虽然偶尔会端出奇奇怪怪的食物，但也试出了叉烧肉、香蕉饼这样的美味，还改良了不少菜的做法。

不过，我的外婆是个特别的外婆，她可没那么和蔼可亲。恰恰相反，她比我母亲还要严厉，教训小孩的时候简直像只狮子，打屁股一点都不手软，有不满意的地方总会用呛人的反问句指出来。据说她年纪渐长，已然和

善了许多。坊间传闻，外婆年轻时会用竹条子抽小孩，还有一次听说我舅舅惹了麻烦，她拎上劈柴的斧头一下子就把他的玩具车劈开了。

外婆颇爱干净，对于打扫卫生一事非常认真，每天都要进行一次全家范围内的大扫除。她要求一切衣服叠放整齐，物品用完放回原处，衣服尽量手洗而不是整天麻烦洗衣机。这种一丝不苟的性格大概是因为职业的影响。外婆当年是村里的小学老师，几乎要教整个学校的学生，教各种科目，能震住众多调皮捣蛋的学生，其威严程度可见一斑。

退休以后，她以烧饭和织毛线为主业。除了钻研各种菜式，另一大乐趣就是织毛线。定海老房子还没拆迁的时候，外婆常常跑到熟识的店里去买五颜六色、材质各异的毛线，回到家搬把椅子坐在窗边，拿出织针，戴上老花镜，开始织一件背心或是一条围巾。心灵手巧的她几乎承包了我们全家人的毛衣。除此以外，我有幸拥有的一条彩虹炫彩大围巾也是外婆织出来的艺术品。可惜外婆现在更乐意看姐妹们分享的短剧和小视频，不太见她拿出那些线团和几根织针了。

外婆也热衷旅游，足迹遍布世界。她去过大英博物馆，看过金字塔，坐过邮轮，到过澳大利亚。她身体硬朗，走起路来比年轻人还快，也从来不为失眠之类的事情感到困扰。

自律的外婆每天5点多起床，然后锻炼身体，转呼啦圈或是做她独家的那套早操，日复一日，锻炼出了很强的柔韧性。我在为坐位体前屈测试而烦恼的时候常常想，这样的距离，她随便一伸就可以拿到满分。晚饭后，外婆雷打不动出门散步，总要绕着小区走上一万步。小时候，我常常陪她一起走，为的是听她讲晚上看的那些电视连续剧里奇妙的故事。后来，她还因此结识了另一位年龄相仿的散步爱好者奶奶，两人长期保持着美食和家常上的往来，就连我们搬家后也没有断过。

外婆还好吗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地笑了起来。这样一个身体健康、带着几分脾气、直率又总爱试试新东西的老太太，应该过得比我还有滋味吧。

女儿陪婆婆拔牙

□何意



婆婆今年82岁，嘴里那颗作祟的牙根，折磨了她十几年。年轻时牙冠崩坏，独留个黑褐色的根深扎肉里，成了个甩不掉的冤家。每逢换季或是吃了点甜软东西，这老冤家就要闹腾一番。上月闹得最凶，半边脸肿得像发面馒头，青紫光交错，疼得老人家整夜睡不着。送去诊所挂了几日水，肿是消了些，可医生早就说过：这祸根不除，永无宁日。

我和孩子她爸劝过不知几回，婆婆总是摇头。人老了，顾虑就多：拔牙虽是小事，可这把年纪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是好？再说，光想着那明晃晃的钳子就心里发怵。于是年复一年，每次发作就去挂水，与那残根别扭地共生着，竟也成了习惯。

女儿马上要读研三，实习结束在家。看见奶奶手托着腮帮子，饭也吃不下，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。见我们夫妻俩工作忙得团团转，她便自告奋勇要陪奶奶去了却这桩心事。起初婆婆还是不肯，女儿却挽着她的胳膊柔声说：“奶奶放心，现在拔牙一点也不疼。再说全程有我陪着，您还怕什么？”话语温软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。

头一回，女儿开车送婆婆去医院送体检报告。婆婆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看孙女熟练地打灯、变道、超车，不禁讶异：“什么时候车开得这样好了？”女儿只是笑，叮嘱奶奶坐稳。我听婆婆说着，这情景何等眼熟——往日都是我们这样载着婆婆看病，如今换了一代人，那份细心体贴却一般无二。

第二天清早，又陪婆婆去抽血化验。婆婆最怕针头，枯瘦的手紧紧攥着孙女的衣袖，针尖刺入时别过脸去。女儿一手轻抚她的背，一手稳住她的手臂，连声安慰“马上就好”。抽完血，知道婆婆空腹难忍，便开车到医院附近的早餐店，要了碗鲜美的大馄饨，看着奶奶慢慢吃下。晨光透过玻璃照在婆

婆花白的头发上，女儿忽然觉得眼眶发热——常年在外读书，不知不觉间，奶奶已经这样老了。

第三次才是正式拔牙。候诊时，婆婆坐立不安，反复问：“会不会很疼？血流不止怎么办？”女儿紧紧握住她枯瘦的手，笑着说：“现在的医生可神了，几分钟就好。您忘了我以前拔牙吗？第二天就能啃玉米啦？”其实她当时疼得直流眼泪，此刻却说得轻描淡写。

真正拔牙时，女儿避到门外。不过十分钟，医生叫她进去。只见婆婆口中咬着棉球，神色却比先前安定许多。医生交代注意事项，女儿凝神细听，还用手机录了音，又发信息给我们。

回去的路上，女儿带婆婆去超市买了两罐八宝粥。

到家后，女儿按医嘱准备好温水和药片，伺候奶奶服药睡下。坐在床边看老人睡容平静，不再有往日疼痛时的蹙眉苦脸，女儿忽然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她想起我之前悄悄嘱咐：“奶奶怕疼，你多鼓励她；奶奶有你陪，她会觉得很宽慰。”

原来我们平日侍奉婆婆的一点一滴，早已如春风化雨，渗入女儿心中。如今她担当起孝亲的责任，看似自发，实则是这个家无声的教养，在岁月流转中的自然延续。

傍晚时分，婆婆醒来，肿已经消了一半。她含糊地说：“总算拔掉了……多亏有你。”女儿紧紧握住奶奶的手，只是微笑。

残根既除，不止是去了一个痛楚，更像是了却一桩历史公案。老人身上的苦痛印记，终于被孙女温柔地拭去。而婆婆舒展的眉头，仿佛在诉说着：生命最美的延续，就在于老幼相携，彼此成全。

看女儿把事情办得如此妥帖，我这做母亲的心里既欣慰又骄傲。不惟孝心可嘉，更见其处事之能。家风相传，润物无声，于此可见一斑了。

照片由作者提供

